

毛共當前面臨之新問題

國際關係研究所學術座談會發言紀要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於民國五十七年五月十五日下午三至六時，在台北市中正路一七九五號七樓會議室舉行第二十次學術座談會，題為「毛共當前面臨之新問題」。座談會由該所副主任郭乾輝先生主持，應邀出席的有：（以簽名為序）雷崧生、張棟材、郭乾輝、李正中、朱文琳、王蘊、崔垂言、呂永澍、邢國強、劉懋枏、劉粵生、汪學文、李天民、操禪青、丁楚源、萬大鎰、張鎮邦、馮達、羅石圃、姚孟軒、陳元、李祖源、任卓宣、劉崇澤、李柏泉、張虎等三十餘人。茲按當日發言先後，將要點刊載於后，以供讀者參考。

主席致詞：

今天我們舉行第廿八次學術座談會，各位在百忙中抽出時間參加，特先致謝意！

記得去年八月中旬，本所曾舉行第廿四次學術座談會，討論大陸匪情。那次研究的題目是：「大陸混亂形勢的分析」，當時到會的學者專家提出了許多高見，今天看來，都非常正確。例如說，當時對武漢事件的分析，認為大陸匪軍的叛變，如無外力的支援和配合，很難形成大陸內戰的局面。又如關於大陸形勢的看法，一致認為其混亂與鬥爭必將繼續發展和深入。再如有關大陸的反毛和反共鬥爭，當時共同認定不僅要發展起來，而且會很快的互相結合。九個月後的今天，連毛匪澤東自己也不能不承認：「文化大革命」是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這正說明大陸反毛和反共的鬥爭已經結合起來了。由此可見上次座談會中，各位的分析意見都符合大陸客觀形勢的發展。

今天我們討論的題目是：「毛共當前面臨之新問題」。研究的重點為：（一）毛共內部鬥爭發展的趨勢；（二）毛共如何準備召開「九大」；（三）毛共為何高唱對國民黨繼續鬥爭。這些問題都非常切要。因為自從去年武漢事件之後，大陸情勢已有許多新的發展，也有許多新的問題。

毛匪於去年九月強調所謂新的戰略部署，其作法就是採取緩和的軟硬兼施的一種措施。他希望一些老幹部出來亮相，并強調所謂「大聯合」、「三結合」。今年一月以後，毛共「革命委員會」紛紛成立，到目前為止已成立了二十三個「革命委員會」。這些「革命委員會」在成立過程中，派性鬥爭至為嚴重，無政府主義到處蔓延，內部鬥爭更是劇烈和尖銳。顯著的事實，如去年下半年發生整肅中央文革小組王力、關鋒、戚本禹事件，今年三月底發生整肅代參謀總長楊成武事件。最近又掀起所謂

全面的「翻案風」。上月毛匪宣稱今天的「文革」，乃是與國民黨鬥爭的繼續。這說明他對國民黨甚為畏懼。而另一方面，毛共目前正準備在今年九月召開其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和偽人代會，以建立毛共中央和罷免劉少奇之偽主席。

這些，就是去年九月到今天，大陸上所發生的新事件和新問題，也就是今天我們討論的重點。現在先請李天民先生，作一簡要報告。

李天民先生：

今年起大陸混亂情勢

有醞釀新變化的跡象

主席，各位先生：本人的報告乃是就本問題的提出作一個說明。從今年起，大陸混亂情勢，有醞釀新變化的跡象。

第一、就匪黨看：從去年秋天起，毛林派開始作整黨部署與準備召開九大。上海「解放日報」與「文匯報」曾發表過一連串的社論。不過關於召開九大問題，毛林派匪黨中央發佈過「關於徵詢召開九大意見的通報」，與北平紅衛兵報公佈過匪黨新黨綱內容。第二、就匪軍看：去年九月，毛匪提出不在軍中揪出一小撮走資派口號，接着在北平接二連三接見匪軍幹部，意在對匪軍的安撫。三月許匪世友回南京，黃匪永勝回廣東，任革委會主委，好像安撫政策已經獲致一些效果。突然三月廿五日爆發了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其性質的嚴重，當然還超過去年武漢事件。第三、從宣傳看：在毛林派宣傳上，今年一月是反派性運動；二月是反無政府主義；三月則是反右傾翻案風；四月則提出了所謂「文化大革命」是與國民黨之間鬥爭的繼續。這些情況連續出現，可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全面的從黨來看，從軍來看，從宣傳上來看，這些問題所表示的屬於毛林派內部問題的成份，多於毛林派與劉鄧派之間的鬥爭，這就是「毛共當前面臨之新問題」。假如我們這個問題的提法是切實的，或者是必要的，那麼連帶的一些問題便值得我們研究大陸匪情的諸位先生共同來討論，並希望諸位先生能提出高見。譬如說今後毛林派內部的鬥爭，究竟顯示在那一方面的成份為主？是在奪權方面？是在政策略線方面？就權力方面講，是否還有那一個人的問題？有如

江匪青同周匪恩來的問題，江匪青同林匪彪的問題。由於楊成武事件的發生，今後匪軍的動向是值得注意的。去年「武漢事件」以後，儘管毛匪不斷採用妥協方法，然而並未能阻止「楊成武事件」的發生，因此「楊成武事件」發生以後，我們可以肯定地說類似於「楊成武」的事件今後仍會出現。但是可能是一些什麼樣的問題或事件發生，也值得我們研究和討論的。

其次我們再看，今年「九大」是否能夠召開，如果「九大」能夠召開，是否就是說明毛匪獲得一個暫時的勝利成果？或者是匪黨由於「九大」的召開而更陷入一個困難的局面？在今年的四個月當中，提出了一連串的問題，我們認為最後這一個問題，也就是「文化大革命是與國民黨鬥爭的繼續」的這個問題，應該是一個高峯，因為此不能再升級了。這一個問題的提出，證實 總統指示大陸的反毛反共鬥爭是國民革命的繼續，絕對正確。毛匪曾經說過要在三年之內結束「文化大革命」，目前的種種情況，我們尚不能認為「文化大革命」已到了終點或結束的前夕。因此，目前我們就這些問題作進一步的認識。今後在匪軍在匪黨可能有些什麼變化？而這些變化對毛共將形成一些什麼樣的新問題？和新危機？

我只在這裡提出一些所能想到的問題，並未做任何結論，旨在就教於各位，希望各位多多提出高見。

劉粵生先生：

「九大」召開的時間愈近

各方面的明爭暗鬥愈烈

對於當前大陸上的形勢，也就是過去一年來所發生的演變，各位都瞭解得很清楚，我現在先就毛共準備召開「九大」的問題，提出個人的一些看法。

召開「九大」的問題，是去年十一月間提出來的。在毛澤東掀起「文化大革命」最初的趨勢看來，他首先是要打亂黨的組織，把所謂反對毛澤東路線的分子由黨內驅逐出去。因為在過去十多年當中，中共黨內反毛澤東路線的多數掌握了實際的行政權力，這個力量相當大，人數也相當多。一場「文化大革命」的進行，必然把整個黨打垮、打爛，這都已經是成爲事實的了。目前毛澤東無論是「整黨」、「建黨」，始終需要一個黨。特別是今年，莫斯科及國際共產黨勢力，對毛澤東個人的攻擊，更爲加強，指斥他在歷史上是對中國共產黨的篡黨，而目前又是毀黨的罪人。清算他在邊義會議上，在延安整風上及在「文化大革命」中，無一不是爲了個人獨裁而實行篡黨、毀黨、亡黨的野心。並否認毛澤東是共產黨員，指責他的毛語錄中沒有一條有關工人的東西……。這一切加上毛林在內部的空前孤立，使毛澤東不得不叫喊出「整黨」來。「九大」的問題，就我個人來看，如果毛澤東要在十月以前召開，一定要有一個基礎，這就是所謂「臨時權力機構」。方才主席所講：在廿九個省市自治區，目前只有廿三個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這些「革命委員會」就是以後「整黨」的基礎。但是，成立革命委員會的地方，其任務非常的多。其中包括要「恢復社會秩序」；「恢復經濟秩序」；「恢復文教工作」；繼續進行「鬥私、批修」工作等。所以硬湊合出來的臨時權力機構是靠不住的，即使未來的五個月中，其餘的六個地區的革命委員會也能成立，是否對其「整黨」的工作有所幫助？我想幫助不是一點都沒有的，但由於過去成立的「革命委員會」所發現的問題太大，對毛匪實際的幫助究竟有多大，還是值得懷疑的。我們看到最早成立的革命委員會是在黑龍江（去年一月），但是直到今年三月，黑龍江還發現了很多很嚴重的問題。其它像是北平市，是去年四月成立的革命委員會，但是今年三月間尚出現了重大的問題。廣大地區出現的「翻案風」，更使「革命委員會」陷於困境。

如果今年十月以前其餘的六個革命委員會也能够成立，對毛共召開「九大」自然有所幫助，至少在形式上可以支起一個架子，但是正由於「革命委員會」和「九大」之間有了這種密切關係，以及時間如此之切迫，因此我個人估計，距離「九大」召開的日期愈近，那些「革命委員會」上層間的鬥爭，必然也趨向激烈。其原因是：由反毛派看來，「九大」召開的成功，無異給毛派一個進行另一次整肅的基礎；再從所謂擁毛派來看，「九大」的召開

，應算其文化大革命三年來的小結，是一個爭權分贓的機會。因此，那些所謂革命委員會及文革組織上層爭權奪利的鬥爭必然要愈發激烈。

由於上層和「九大」的這種關係，也就是一個爭權奪利的關係，「九大」召開的時間愈近，「三結合」的各個方面的明爭暗鬥愈烈，這種爭奪，必然以「九大」和新的「中央委員會」爲目標。可以想像其間的爭奪是相當激烈的。在上層間權利爭奪的影響下，下層必定隨之而掀起波瀾，這是必然的。所以，我個人看來，毛共要在十月前把「九大」搞好，只是其主觀願望而已，問題還是相當多的。以現在的情況來看，十月前把其餘六個「革命委員會」的搞出來是可能的，但是革命委員會的全部成立和「九大」的召開，並不足以說明其「問題」的消除，反之這前後，仍將出現更嚴重的內部鬥爭。

另外，關於最近毛澤東所提出來的「文化大革命是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羣衆與國民黨鬥爭的繼續」。個人以爲可由兩方面來看：第一、近年來國民黨對大陸的活動已加強，這是一個事實；另外一方面，這可能是毛澤東的一項戰略佈置。因爲在今天以前，大陸上派性嚴重，山頭林立，鬥爭雙方很難劃以界線，而事實上國民黨在大陸的各種反毛反共活動也加強了，毛澤東這一說法，是想在紊亂形勢中，劃出一條國民黨與共產黨的界線，以方便他們目前的鬥爭，有助於毛共從形形色色派性鬥爭的困境中解脫出來。我個人認爲：毛澤東提出此一口號，必然有其陰謀的。但客觀上大陸的確出現了較之以往更複雜的政治鬥爭情勢。而十多年來，國民黨未曾一時放棄對大陸的反毛反共活動，事實上，目前大陸上的這場鬥爭，這又是中共內部兩派力量生死存亡的掙扎，毛共即使企圖劃出一條鬥爭界線，以圖達到統一步伐，打擊異己的目的，從目前情勢來看，怕仍是徒勞無功的。

萬大鏞先生：

文化革命的命運不了了之

紅衛兵的下場是逐漸消滅

記得去年我參加本所有關大陸「文化大革命」的那次座談會中，曾經說

過土匪發動這場「文化大革命」是在打爛仗，因為他的賭注在三面紅旗之下全部輸光。幹部、黨、團員都跑掉了，土匪弄得一無所有而又不甘心下台，於是做出最後的掙扎，既然沒有本錢，只有打爛仗。打爛仗的特點，就是不照正規戰術，只要達到他一時的目的，他就不擇手段地亂來。同時還有一個特點，就是走一步算一步，並沒有預定的計劃。「文化大革命」以來的兩年，可以明顯地看出，土匪是在打爛仗。去年九月，土匪到各處去巡視之後，宣稱：「形勢一片大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在我們看來，形勢根本是一片混亂，但是站在土匪立場來看，的確不能說是大好，也可算得上有好轉。因為一年多以前，他是一無所有，但一年多以後，他多少有了一點。

我們知道土匪搞文化革命的目的，就是他眼看黨團遠離他而去，同時欲圖以貧下中農代替黨團的計劃也無法實現，因此迫不得已發動了「文化革命」，打算訓練一批青年的紅衛兵，以重建其新的領導組織體系，因此從去年一月奪權鬥爭一開始，便把那批紅衛兵引向政治舞台。雖然奪權鬥爭開始後，進行並不順利，但也有幾個地方奪到權，成立了革命委員會。成立了革命委員會之後又如何掌權呢？土匪推出了所謂「三結合」。根據當時「紅旗」、「人民日報」的解釋，我們可以看出土匪的目的，是要把「三結合」的重心放在紅衛兵身上，要幹部去做諸葛亮，以扶助阿斗，也就是要他們把行政經驗傳給紅衛兵。軍隊也只是用來協助紅衛兵，最好不要掌權。但是經過一年多的事實顯示，軍隊在幫助紅衛兵奪到權之後，出現一種現象，那就是軍隊要出頭掌權，幹部則不甘心對紅衛兵傳佈道，於是變成了軍隊和紅衛兵之間的衝突，這就是去年的一般情勢。

在此一情勢之下，土匪怎麼辦呢？首先紅衛兵乃是土匪心目中的接班人；而軍隊則是奪權所必需的工具，如今軍隊與紅衛兵竟陷入衝突！於是土匪左右為難，於是又使出了一個一石兩鳥之計，就是召開「九大」。在這裏，關於指派的不合理，姑且不談，最妙的是他擴大代表的數額到一萬人左右。要知道共匪的全國代表大會乃是決策性的集會，一般來說參加決策的人決不能太多，何以土匪要召開一個一萬人的「羣衆大會」呢？其作用有二：一是緩和內部的派性鬥爭，一是利用紅衛兵的「人海戰術」在九大大會中壓倒幹部和軍隊的氣焰。但是到目前為止看來，「九大」很難如期召開，何以故？由於軍隊的氣焰仍在高漲中，而紅衛兵的氣焰却逐漸低落。江青手下的幾員大將

已被打成了反黨份子，土匪培養新的接班人的計劃落空，此一形勢使土匪非常苦惱。目前土匪周圍的人物中，江青似乎不大敢講話了，而周恩來與林彪說話的份量較前為高。這似乎又恢復到文化革命以前的狀態了。所以我想，土匪的文化革命是否能進行到底實在令人懷疑。如果土匪要進行到底，他必須要把新的接班人，也就是紅衛兵培養出來。試想王力、戚本禹這般人，雖然在過去是名不見經傳，但是經過一年多的鬥爭之後，也已是逐漸成熟的知名人物。如今一下子把他們打倒，再換一批人起來，顯然不是短時間所能辦得到。所以在目前紅衛兵氣焰正當低潮的時候，九大全會是無法召開的。既然九大大會都難以召開，土匪的文化革命能否繼續下去，所以很有問題。目前江青、林彪、周恩來三人之間，出現一個一對二的摩擦局面；江青一個人對付林、周二人。而周恩來據說仍和劉少奇走着同一路線。如此豈不又回到文化革命以前的形勢了嗎？因此我認為，文化革命未來的命運，一個就是不了了之，紅衛兵的下場和義和團一樣逐漸消滅；另一個就是土匪堅持要把文化革命進行到底，那麼將來大陸混亂的局面是無法想像的。

丁楚源先生：

召開「九大」勢在必行

但奪權鬥爭却困難重重

個人認為今天對匪來說嚴重的問題可能在於召開「九大」。由匪黨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在「七大」以前毛澤東並未掌權。一九三五年遵義會議至一九四二—四四年延安大整風，排斥張國燾，打倒陳紹禹，一九四五年毛匪召開「七大」，可謂毛匪在匪黨中奪取領導權最成功的一次大會。在此次大會中，竟然提出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方針。所以「七大」以後才有大陸上的奪取政權，一直到今天。匪黨的「六大」是在莫斯科召開的，為第三國際布哈林所主使的。「五大」、「四大」以前是陳獨秀時代。所以真正進入「毛澤東時代」，乃是「七大」以後的事。至於「八大」，對於毛匪來說，是一個失敗的大會，一九五六年俄共二十大大會，清算史達林肅清「個人崇拜」，在此影響之下，會中竟把毛匪的思想一筆勾銷了，以「名譽主席」為毛

匪安排後事，而且我們看到這個時期大陸出現的問題，深深困擾了毛匪。「合作化」、「工商業改造」處處都受到抵制。雖然當時尚未推出「三面紅旗」，但是毛匪的左傾冒進政策，在內部已經發生問題了。今天再召開「九大」，毛匪乃是要把「七大」中所得到而在「八大」所失的權力再度奪回。但是可以看出，此次奪權對毛匪是相當吃力的。「七大」乃是由一九三五年奪起，經過十年的時間，而「八大」至今已經歷了十二年的混亂鬥爭。因而在目前內外形勢之下，毛匪要把失去的權力重新奪取回來，自是相當吃力。我們也不能說，今日大陸已亂到毛匪無法收拾的地步，事實上毛匪採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手段，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圖奪回權力。毛匪的「文化大革命」自然有着他的構想，我想將來他召開「九大」的時候，必定要把他對「文化大革命」的構想，在匪「黨章」、「黨綱」中貫徹下去，以區別毛黨與劉黨之不同。

至於「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構想？最近我們看到新華社五月十二日所代為發表的「史達林小組」文章「文化革命的真相」。目前在俄國境內有一個「史達林小組」的存在，此一「史達林小組」的文件可能是由毛匪支持在俄國境內所發佈出來的。文字的起草以及內容完全是毛澤東思想，說不定毛匪個人也參與起稿的工作，而後再透過俄國人來解釋「文化大革命」。根據這個文件的說法，共黨專政後「發生資本主義復辟」，有三個因素：一、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被推翻但還沒有被消滅的「剝削階級」仍有可能重獲政權；二、由於外力的干涉，而把無產階級政權打倒；三、「和平演變」。這完全是毛匪的語言，它說前兩個因素在目前看來不太緊要，而最嚴重最危險的問題，就是內部的「和平演變」。所以他說「文化大革命」乃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革命。所謂「和平演變」是意識形態方面的鬥爭，就是人的思想和靈魂起了變化。從理論和事實的分析來看，他們已由「唯物」而轉變成「唯心」的了。

我們由「史達林小組」所發表的文件看來，「文化大革命」不僅要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實行，而且要在任何一個共產黨已經取得政權的地方實行。所以，現在俄國、東歐都應當推行「文化大革命」，否則不能防止「資本主義的復辟」。而且這種「文化大革命」不僅只是一次，乃是兩次、三次地繼續下去。因此，毛匪對「文化大革命」的構想，不單要在中國大陸搞「

第二次革命」，也是「世界革命」的指導思想，成爲一國性的運動。這也就是所謂毛澤東思想被吹捧爲馬列主義的「第三個里程碑」。

在上述的構想之下，現在談談毛匪召開「九大」的幾個問題：

第一、恢復匪黨領導：毛匪推行文革的作法，乃是把原有的黨、政、軍組織打爛，百分之九十的幹部「揪出來」鬥爭或「罷官」。難道說，這些黨、政、軍的成員都走資本主義道路，都在「和平演變」？都變了質？這是不想像的事，十八年的「無產階級專政」變成「資產階級專政」，這是不合唯物主義的看法，但是毛匪不顧一切地這樣做。於是我們看到毛匪在奪權的方式上，起初是取法「巴黎公社」的原則，「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砸爛舊有的「國家機器」，成立「中華人民公社」，後來感到不妥，乃成立「三結合」式的「革命委員會」，作爲最高的「臨時權力機構」，以代行黨政職權。這個權力機構說明是「臨時」的，在各地完成奪權，普遍成立「革命委員會」以後，黨政領導就要分開，而恢復、整頓、重建匪黨組織，這工作去多已開始，今年召開「九大」，重建一個純粹毛澤東的黨。

第二、匪黨「九大」如何召開：「九大」是在沒有黨的組織情況下召開。去年匪「紅旗」第三期指出：「黨被走資派盤踞，變成資產階級專政工具，不能把它現成的接收過來，不能採取改良主義，不能合而爲一，不能和平過渡，必須把它徹底打碎」。這說明原有的匪黨組織已被「打碎」。「九大」既是黨的代表大會，那麼「代表」如何產生？匪黨處理這個問題，有其歷史經驗。在「七大」以前的「代表」，都是由當權派「指派」，只有「八大」匪黨代表，是自下而上的「選舉」，結果出了問題。去年十月謝富治講話「匪黨中央通告，已指出「代表」產生的方法是「自上而下，上下結合，內外結合」。說明匪黨大會，一級一級開下去，代表由毛林集團指派，而且是「內外結合」，就是通過革命羣衆組織，非黨員也可能指爲「代表」。所以謝富治說這次「九大」不是一千多人的代表大會，不是「老人大會」，而是「萬人大會」，至少是七八千人的大會。並且「代表」是三個「三結合」，有軍隊、幹部、羣衆代表，有工、農、民代表，有老、中、少代表，這樣一個大雜燴的「九大」，不能有真正的討論，是一個擴大的毛匪思想學習班。

第三、匪「黨章」、「黨綱」修改問題：這是「九大」重要任務之一，「八大」黨章、黨綱將被徹底推翻，把毛匪思想、「文革」構想，全部納入

進去，這項工作已有一個專門機構負責起草，「九大」的大會上，祇有舉手通過。這方面資料很少，如匪黨組織體系，共青團的關係，監察、紀律等改變不會很大，比較有爭論的是匪黨「黨員的權力和義務」，以及「民主集中制」問題，毛匪批判「劉少奇的建黨路線」，多集中在此。至於匪黨「黨的綱領」，是顯示毛匪今後的「革命路線」，自以無產階級專政下仍有「階級」存在，仍有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故需「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為主，這不僅適用於中國大陸，也適用共產集團，成為國際共產運動的綱領，如何「偉大」，如何「忠於」毛匪，必然恭維吹捧一番。

第四、匪黨新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問題：「七大」有一個「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案」，即毛匪在「七大」以前的宗派主義鬥爭，都是正確的，其他人都是錯誤的，由匪黨大會作成正式決議。「七大」經過「八大」至「九大」，前後二十三年的時間，毛匪在內部掀起的清算鬥爭，數不勝數，這都是「新的歷史問題」，重要者如高饒反黨、彭黃反黨、劉鄧反黨三次大鬥爭。還有匪偽政權成立以來，各時期推行的政策路線，匪黨內部不是沒有爭論，今天都要拿出來，作一次總清算。這樣看來，毛匪在未死之前要作一次交代，一方面打擊普遍的反毛派，一方面重樹其「絕對權威」，死後免被鞭屍。但這需要嚴密的準備和完整的控制，「九大」有無此項條件，是值得懷疑的，所以毛匪儘管主觀上如此想，客觀上還有困難，不能以「一本書」、「一言堂」，作長期的欺騙。

第五、匪黨中央新權力領導機構問題：即匪黨「中央委員會」的成立。「九大」閉幕後最高權力機關是中委會，它包括「政治局」、「常委會」、「書記處」，「八大」原有人員如何安排？以「七大」為例，只有一個曾鏡冰（中途開除）沒有轉入「八大」，那麼「八大」中委是否可以全部轉入「九大」，有很大的問題。在一九五五人中，除去死亡二十三人之外，所餘一七二人經過「文革」的清算鬥爭，現在經常露面，成為毛林集團份子或其依附者只有五十二人，佔百分之二十四點強，毛匪為了「擴大教育面」，加強內部團結，可能多容納一些舊人，也難超過百分之五十。就是說有一半「八大」中委被淘汰，而增加新人，其數字也不可能保持一百九十餘人，將增加到三百人以上，以酬庸匪軍頭目及造反派。所以匪黨中央領導機關，仍然以匪軍佔相當大的比例。至於要不要「反面教員」，如「八大」仍有陳紹禹存在

，「九大」有無劉少奇一個空位置，一般反映是不要，留待毛匪決定。總之，匪黨召開「九大」是個重要問題，也勢在必行，因為年底莫斯科舉行「世界共黨大會」，在此蘇俄壓力下，毛匪必須把匪黨搞出一個名堂來，否則蘇俄將攻擊毛匪連黨大會都不召開，還是什麼共產黨。可是大陸奪權鬥爭，還在緊張階段，「革命委員會」成立的不少，但問題沒有解決，新聞題愈來愈多，武鬥並未停止，整肅仍在進行，倉促召開「九大」，對毛匪並不利，還有短短半年時間，一切能否準備就緒，是有問題的，所以「九大」亦可能延期到明年召開，那麼毛匪在共產集團鬥爭中又輸了一着棋。

呂永澍先生：

大陸羣衆反毛反共力量增長

毛匪似將鬥爭矛頭指向本黨

一、毛派「文革」本質上就是要向劉鄧「奪權」。已經奪權的地區和單位又發展為「掌權」鬥爭、爭席次、爭名位、爭山頭。毛匪所以如此，乃係根據匪黨理論不斷鬥爭才有進步。

「文革」後已經有五次反復。更多次反復將要不斷出現。楊成武被整顯示以江青等為首之文革中央與林周為首的軍政聯合力量之衝突。

二、「九大」召開：勢須及早召開以解決所謂國家主席問題。但能否如期於「十、一」前召開，須視「革委會」成立之進度而定。以現況觀之，如無特殊變化，「九大」似可在「十、一」僞慶前召開。

三、最近毛匪一再招認「文革」為對國民黨長期鬥爭之繼續。

從毛匪的最新指示，顯示了我在大陸的政治作戰，已促進羣衆反毛反共力量之增長，和匪黨內部分化動搖之激化；另一方面，顯示毛匪將鬥爭矛頭指向本黨，目的在轉化其黨內反毛反共意識，激發其對我鬥爭之敵愾心，從而抑止其內部分裂之情勢，並為對反共羣衆血脈鎮壓之先聲。但毛匪此舉，不但難以達成轉變矛盾及轉移鬥爭目標之企圖，且更將引發起大陸人民懷念本黨、傾向本黨之意識，並有促使反毛反共力量進一步結合的可能。

李正中先生：

近二年來的反毛反共運動

內因是中國歷史文化精神

對本問題特就研討題綱所擬定的三個要點，發表淺見，以供參考：

毛共文化大革命的終極目的，從其最近的新指示及許多資料歸納起來看，他們却有一套幻想。毛匪說：「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換句話說，所謂文化大革命就是在它社會主義裏，無產階級再來一次反新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依毛澤東的狂想，他的「毛式革命」，第一階段是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第二階段是社會主義的革命；第三階段就是其共產主義的革命了。在這一階段要推翻新的紅色官僚和剝削階級。建立一個新的中華人民公社，以解決政權問題。那時將廢除憲法，解散人代會，實行羣衆專政，建立羣衆武裝，採取普選制，政府權能合一，議行合一，廢除官僚制度，每一個人亦官亦民，亦農亦工亦學亦商。如是他就可以一隻魔手控制一切，以跨進毛式天堂。毛共文化大革命開始一年以後，在一九六七年（民五十六）的「一月革命」，上海北京人民公社之出現，就是這一野心的嚐試。但是毛澤東甫將開始盲動，即遭遇了所謂「二月反革命逆流」的反抗，遂被迫採取革命委員會臨時權力機構的組織形式，實行三結合，以資過渡。到了七月二十二「武漢事變」又被迫實行戰略新部署，及革命大聯合，忍痛整肅文革小組王力等打手。現在雖已有二十四省市奪權成功，建立了革命委員會；但是這種奪權不是由「奪」而來，而是由「妥協」而成。而且在二十四個革命委員會中，有十五個主任委員是軍人，這些軍人都靠得住嗎？三月到現在又發生了「右傾翻案風」，假如所有的被鬥的走資派、修正主義派、特務、地、富、反、壞、右，聯合起來翻案，毛澤東還能退却嗎？所以，他必須再來一次戰略部署，實行攻勢的防禦。因此，當前毛共內部鬥爭發展之趨勢特徵如下：

毛澤東因其狂妄的暴政與客觀上大陸社會不能相融合，而造成了各種矛盾的總爆發，使人民陷於飢荒及死亡的恐怖中，遂激起了全民反共的怒潮。

因而引起了毛共內部政策的紛歧與派系對立，毛匪爲挽救危機，遂發生奪權鬥爭。反毛幹部被整被鬥，「共產黨人」人格破產，精神崩潰，除自殺外，爲求生存，有一種「內驅力」，驅使其結合羣衆，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實行反毛。當前這一形勢向兩極發展：（一）羣衆多年以來受暴政壓迫，無從反抗，現在有反毛幹部的鼓動，羣衆「被壓抑諸衝動的解放」，遂狂烈的蠢起，以發洩胸中的鬱憤，反毛運動因發自社會內層，愈演愈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相互連鎖反應，愈擴大愈社會化，愈益無法解決。（二）社會愈動盪，人民愈反共，幹部愈反毛，毛共愈分裂，權力鬥爭愈積極，範圍愈縮小，縮小到核心以內，發生在毛、江、林、周之間，彼此猜疑恐怖，鬥爭情勢愈益複雜微妙。（三）社會上人民反共幹部反毛，毛黨核心權力鬥爭尖銳化，「喪失權力即喪失一切」，兩者交互影響衝擊，造成大陸當前錯綜複雜的混亂情勢，直至最後崩潰爲止。

其次，毛共之所以要於本年九月召開九全大會是爲着整理隊伍，平衡各種力量，重作統治權力的再分配與編組，鞏固既得的成果，以開展下一步的鬥爭。他之能否召開，要看其能否掌握當前的情勢，假如他仍能握有軍隊的指揮權，控制了交通通信及大眾傳播工具，事前能將許多困難問題獲得一個妥協的安排，他即可召開；但問題不是他能否召開，而是他召開了九全大會，不惟不能解決問題，而是將問題更弄得複雜，而鬥爭愈益擴大。因爲毛共當前的基本問題是在社會的瓦解，人民思變，幹部心理的崩潰。這些問題如不獲得解決，九全大會則將產生許多新糾紛，如繼承人的確立，權力的爭奪等等問題，將使其情勢愈益混亂，無以自拔！

最後，毛澤東聲言，「文化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羣衆和國民黨長期鬥爭的繼續」一節，正顯示了毛匪恐怖不安的心情，而決心重新戰略部署，實行攻勢的防禦。毛共的三大敵人所謂修正主義、資本主義派、國民黨，這代表三種力量的背景，即蘇俄、美國與中國歷史文化精神，二年以來奔騰澎湃的反毛反共運動，其基本與內在的動力，不是別的精神，而是中國歷史文化精神，當前在右傾翻案風正將爆發之時，毛匪此一宣告，含有威脅的作用，顯示將有一個新的大整肅，以遏阻反毛的風暴；同時，爲適應國際的新形勢，將鬥爭的方向指向真正的強大的敵人，以備最後的孤注一擲。所以，從整個形勢看來，毛共當前面臨的新問題，是以中國歷史文

化精神為動力，所形成的人民反共幹部反毛，兩者正相結合而匯為反共革命洪流之來臨，毛共將無法抗拒，祇有被這一洪流淹沒而覆滅！

任卓宣先生：

毛匪的奪權不能算是澈底勝利

高唱對本黨鬥爭旨在剷除異己

今天討論的問題，細分為三個。其第一個是毛共鬥爭發展的趨勢。依照我的看法，文化大革命是內部的鬥爭，現在要到達結束階段。而且照此一趨勢看，毛澤東似已獲得勝利。然而所謂勝利究係何意？大概可從三方面來說。他的文化大革命目的就是要奪權，他現在已經奪到了廿三個省區，其他所剩可說無幾。以此看來，他將很快的全部奪權。他能够把權奪過來，這就可以說是一種勝利。不過，他的「勝利」是否澈底，便成問題。所謂奪權，不但要把「權」奪過來，同時還要把握權派打倒，這才叫做真正的勝利。如果當權派沒有打倒，而只是把權奪過來，這也不能算是勝利。現在的情形，毛匪雖已將權奪過來，但是並沒有把握權派完全打倒。這可以就文化大革命中的三結合看出。而且失權的人還有反撲能力。所以，毛匪的奪權不能算是澈底的勝利。毛澤東要奪權，要打倒當權派，究係爲了什麼？他認爲當權派都是走的資本主義路線，所以他要他們打倒，重新再走其人民公社最初所行的社會主義路線。這是很困難的。假如他一定要這麼做，其內部還要發生問題。因此，若自毛匪推行社會主義來看，他目前的勝利不是完全的勝利。因爲他沒有達到他所以要奪權的目的。如果他一定要想達到目的，則將發生更多的問題，而且更何況其革命造反派內又是派別分歧。在毛共來說，這是以前所沒有過的現象。以前毛共黨內沒有派別，可是經過文化大革命，派別便產生了。因爲他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製造派別。所以他的內部分裂非常嚴重。此乃很困難的問題，所以毛共目前絕不可能達到澈底的勝利，其勝利不過是暫時的，不穩固，將來仍要出問題的。

關於如何召開九大，我的意思是毛匪召開九大，就是表示他的內部鬥爭到了結束的階段，到了勝利的階段。如果沒有勝利，他不會召開的。他召開九大目的，是在總結過去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假如文化大革命不能告一段落

，內部鬥爭不能有所結束，他將無從總結經驗。所以他召開九大，就是表示他的內部鬥爭到了結一段落的時候。九大可以把他從鬥爭得來的成果合法化。同時，毛匪也深知黨的重要。他在過去所從事的游擊戰和人民戰爭等等，都是依賴黨的力量。而現在他發起文化大革命却把黨毀了；這不過是一種手段，紅衛兵也是一種手段。因黨爲當權派所把持，所以他要毀黨，毀黨只不過是手段。待其鬥爭屆臨勝利時，他就會召開九大，把黨重新組織起來。這是必然的結果。至於他的黨將來是一個什麼樣的形式，他是要將之變爲青一色毛派的組織。但這只不過是他的計劃而已。將來他的內部必然要發生分裂。況且舊的幹部也會滲入他的黨內。毛派內部發生派別的風氣已在其內部鬥爭中展開了，而且在鬥爭中人人都有一種奪權的意識，人人都要注意他自己的地位，因此，個人主義已經成了普遍的趨勢。所以毛匪要想把黨重新再建立成爲像以前的青一色有組織、有紀律的共產黨，恐怕很不容易。況且他要貫徹或恢復社會主義的道路，實行人民公社最初的政策，其黨內部也一定要發生問題。

至於毛共爲何高唱文化大革命爲對國民黨鬥爭的繼續那一點，我有兩個看法。第一、在過去反共的志士很不容易活動，到了共匪實行人民公社的時候，就比較容易活動，及至文化大革命，紅衛兵起來以後，給反共志士一個很好的活動機會。而且他們看到共匪正在走向崩潰的道路，所以他們也就活躍起來，因此，反共的力量在大陸上也就表現出來。毛匪發現此種現象後，就高唱對國民黨繼續鬥爭，由此可見反共志士在大陸上的工作成效。其次，毛匪高唱繼續對國民黨鬥爭的另一理由，可能是想借此給共黨內部反毛勢力帶上帽子予以整肅。關於這一點，我們應當特別注意。共匪現在高唱對國民黨繼續鬥爭，恐怕有這兩個意義：第一種是反共力量在大陸上發展了，這是一個事實的意義。第二種則是一種策略性的意義，他可以藉此鏟除其黨內的一切反毛份子，使其文化大革命真正告一結束，以便召開九大。這是我們應當注意的。

崔垂言先生：

大陸羣衆普遍盼望國軍反攻

思想問題即將導致匪黨敗亡

在今天的討論題綱中，我以爲值得深入研究的，是第三個問題，就是「

毛共為何高唱對國民黨繼續鬥爭」這個問題。

自毛匪竊據大陸後，他所最感焦慮憂懼的，就是所謂「內戰」並未結束，亦即國軍隨時可以反攻大陸。所以他的一切措施，在實際上，都是以我們為鬥爭目標來決定的。

但是，在表面上，毛匪盡量避免提及國民黨，妄圖藉此切斷大陸上反共羣衆和我們的精神聯繫，並向國際間偽裝他已經有效的控制了中國大陸。

不意從所謂「文化大革命」發動以來，居然逐步的提到了國民黨。上月毛匪對其嘍囉發出的「最新指示」中，更強調所謂「文化大革命」是與國民黨「長期鬥爭的繼續」。這種一反以往行徑的做法，將使大陸羣衆反共運動更爲激烈，將使國際人士認清偽政權並沒有穩固的社會基礎，對毛匪是不利的。

那麼，我們要問，毛匪為何甘冒這不利呢？本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原則來觀察，毛匪一定遭遇到更嚴重的情況，使他不得不放棄以往避免提及國民黨的伎倆。這種情況，無疑的，是大陸上反共思想的滋長和反共運動的蔓延，他認爲已達到與我們反攻聖戰，可以由精神溝通到行動結合的境地了。

記得毛匪竊據大陸後，首次公開叫囂國軍反攻，是在民國五十一年，那時匪僞暴政造成大陸上連年災荒，而發生了難民潮。毛匪恐懼羣衆反共與國軍反攻相結合，而張皇失措，由匪新華社一度發出國軍準備在沿海反攻的消息，企圖轉移匪黨「武漢會議」後內部鬥爭的視線，從而團結破碎的力量，作最後的掙扎。但，毛匪立即感覺這種宣傳不妙，乃將國軍反攻，改爲「美帝侵略」，而在骨子裏，仍指國軍反攻講的。

此後，便推行了所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妄想在农村重建偽政權的社會基礎。民國五十二年五月，毛匪分析匪黨面臨的情況說：「當前社會中出現了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各種羣衆都在進行反共宣傳、發展反共組織，「伺機反攻倒算」。並且對匪黨發出了「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的哀鳴。

到了民國五十四年，所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僅在重建社會基礎上沒有成效，甚至匪黨最高階層，受到羣衆反共意識的感染，其立場也開始轉變了。毛匪不得不在當年一月，召開匪黨「全國工作會議」，宣佈今後所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

據民國五十五年十月，毛匪在匪黨「中央工作會議」的講話中吐露：在民國五十四年匪黨「全國工作會議」進行中，他就發覺情形「不對」，但已「無可奈何」，只好潛赴上海發動所謂「文化大革命」。可見所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所謂「文化大革命」，乃是爲失敗的情勢所迫，連續演變下來的。兩者都是針對我們所進行的鬥爭。

因此，毛匪於民國五十五年六月，利用匪「解放軍報」發出「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宣傳教育要點」，明白提出：「如果不搞這場革命……蔣○○幫就可能重返大陸，我們就會亡黨、亡國、亡頭」。隨之，匪「中國青年報」立即報導：「大陸上很多人想要對共產黨斬盡殺絕。他們曹營十餘年，天天盼望國民黨反攻，幾乎不可一日等待了」。同年八月匪「人民大學紅旗戰鬥隊」的大字報宣佈：「國內的知識份子最不喜歡我們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而懷念國民黨時代的政府，一有機會就蜂湧而出，與風作浪，要推翻共產黨，恢復國民政府」。同年十月匪「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紅衛兵滾塵大隊」的大字報更指出：「現在中國所有科學家，都是蔣○○份子，他們日夕希望國民黨復辟」。

因此，毛匪在發動所謂「文化大革命」之始，就以「對國民黨獻謀劃策」等詞句，來批評吳晗的「晚明流寇之社會背景」和鄧拓的「中國救荒史」。而匪黨內部的反毛反共思想，却如「野火燒不斷，春風吹又生」的情況一樣，迫使毛匪不得不逐級清算與國民黨的關係，最後落到劉少奇身上。說他在「中國革命的戰略與策略問題」中，肯定「三民主義國民黨是一面具有大作用的旗幟」，強調「實行三民主義，人家都不怕，說是實行中共的最低綱領，人家就有些害怕，……我們爲什麼不說是實行三民主義，而要另搞一套呢？」從而證明所謂「中國黑魯曉夫」，原來是「國民黨的代表人物」。

不過，以上這些話，都是零星提出的。一口承認所謂「文化大革命」是與國民黨「長期鬥爭的繼續」，可以看作是箇結論。毛匪將其陰謀全盤暴露出來，大概已感黔驢技窮，索性實行大恐怖和大屠殺。

說到這裏，我們應注意，隱藏在所謂「文化大革命」中的，是個思想問題。除大陸羣衆普遍盼望國軍反攻外，毛匪最怕匪黨權威學者和高級人員提倡的「道德繼承論」和「階級調和論」，這種思想進一步的發展，必然走向三

民主義。

去年九月，毛匪在其「戰略部署」文件中供認：「大部份人認為我的認識過時了，有時只我自己同意的意見」。匪黨內部思想變化的情形，已不難想見。他曾以淺膚荒謬、支離破碎的「毛語」，來「搞思想革命化」，結

果是緣木求魚。今後如使用恐怖屠殺手段，處理衆叛親離的思想問題，必將適得其反。但捨此之外，又沒有其他途徑可循。毛匪「自作孽，不可活」，其滅亡已指日可待。

主席結論

謝謝各位先生提供了許多高見，現在根據各位的意見，我想就三個問題作出如下結論：

第一、是毛共內部鬥爭發展趨勢的問題。從本質上來透視毛共內部鬥爭，則這種鬥爭具有深厚的社會根源。毛共十九年的暴政，激起了大陸同胞的反抗，也造成了毛共內部的傾軋鬥爭，「文革」以來，更是變本加厲，在「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鬥爭」與「鬥私批修」的掩護下，把已往任何一項緩和的措施，都認作是資本主義的復辟。例如把農民的副業生產與自留地，認為是資本主義復辟的根源。把工人要求補償工資或福利津貼等等，認為是經濟主義而加以批鬥。毛共要大陸同胞無衣無食為毛匪犧牲一切，以建立毛記的社會主義。毛匪這種荒謬思想及各種暴政措施，已激起大陸同胞的反抗，同時也引起匪黨黨員幹部的反對，造成毛共內部永無止息的鬥爭。另一方面，中國幾千年固有的文化思想傳統，已深植民間，並影響了匪黨黨員和幹部，這與毛匪的乖謬思想完全是對立的。所以他要「破舊立新」，要「鬥私批修」，實則是徒勞無功的，因為一種思想不是幾年間就可以改變的，這樣它的鬥爭將要不斷的鬥爭下去，這是毛共內部鬥爭的兩個社會的思想的根源。這種鬥爭在某一時期可能和緩，但絕不會停頓下來。必然要形成一種長期鬥爭的。

至於目前的鬥爭趨勢，有好幾方面的情况和發展：初期本來是毛派對劉、鄧派所作的內鬥，後來當劉鄧派被鬥倒後，便開始了毛派自己的內部鬥爭，現在更進而說是對國民黨鬥爭的繼續，這樣就使幾方面鬥爭交互影響，競相穿插，形成內外不分、陣線不明、複雜微妙的鬥爭形勢。毛共內鬥的發展趨勢，原來是由上而下，後來變為由下而上，現在則發展為自匪黨高階層以至各省各縣市，同時展開的鬥爭局面。在這一複雜的鬥爭中，匪軍成為鬥爭的骨幹，也是鬥爭的特點，因而匪軍和地方幹部乃至紅衛兵間也展開鬥爭，這一鬥爭發展至上層便成為林彪、周恩來與江青間的暗爭了。如果毛匪照原定計劃在今年九月召開「九大」和「人代會」，那麼，會議準備階段以及會議前後，這種鬥爭更要全面展開。目前毛共內鬥的另一特點，則為匪黨黨內的反毛勢力逐漸與社會上的反共力量結合，而且會逐漸發展擴大，以至爆發為全面的大陸革命。

第二是毛共如何準備召開「九大」的問題。

去年九月，毛匪說要在今年九月召開「九大」，因此，從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二月，匪黨中央曾為「九大」問題發出通知和通報，並開始整黨和建黨。現在毛共的問題是在今年九月到底能不能召開？就目前情勢看，有許多因素將影響其如期召開，如毛共內部鬥爭還在發展，而最近的翻案風又吹遍了整個大陸，何況僑革命委員會還沒有完全成立，已成立的也還沒有鞏固，

尤其匪黨的組織還沒有恢復，黨章黨綱也還沒有起草和討論，召開辦法及代表選舉辦法更未見公佈。因此，可能迫使毛匪把「九大」延到年底或是明年。當然，毛匪也可以採取非常措施來舉行「九大」，那就是說不照正常手續召開，連代表也由匪黨中央指定，這樣大會當然可以開成。不過，這種「非法」的會議，將在匪黨黨史上留下永久的污點，以毛匪目前掌握全局優勢來衡量，召開這種「非法」會議是得不償失的，而以扮演「民主」、舉行「合法」會議為有利，因此，「九大」的召開，延期的可能較大。

此外，毛匪原擬在「九大」之後召開人代會，或類似人代會的會議，以罷免劉少奇的偽主席，成立新的偽政權。這種會議，也不是朝夕可以召開的，就以會議名稱來說，究竟是舊的「人代會」呢，還是新的所謂「公社代表」會議？偽政府的制度是沿用舊制呢，還是新的公社制度，抑或是過渡性質的全國性的革委會？到現在毛匪自己也還沒有定案，他如偽憲法的修改和起草、代表的選舉等等，到現在還沒有開始，因此，要在九月「九大」以後十月一日偽慶以前召開「人代會」、「公代會」或「革代會」的可能不大，劉少奇的偽主席也可能苟延若干時日。這樣，毛匪原定在九月以前結束「文革」，召開「九大」、「人大」的「戰略部署」，也就被客觀形勢粉碎了！

第三是毛共為何高唱對國民黨繼續鬥爭的問題。這可能是嚇阻作用和戴高帽子的手法。但從另一方面看，這也是毛匪歷來慣用的伎倆，他把黨內鬥爭擴大為對敵鬥爭，把黨員幹部視作「反革命」而加以屠殺，江西的富田事件和延安的整風肅反，就是採取這種手法殺了幾千萬匪黨黨員幹部和羣衆。當然，大陸上反共與反毛力量的結合，也是重要原因。事實上，反毛的力量不能不找支持、打基礎，同樣，反共的勢力也必然鑽空隙、找同盟，這樣，在許多地方便結合起來了。此外，大陸上的反共人士和國民黨的工作人員利用文化大革命展開了積極的活動，動搖了毛共的統治，迫使毛匪不能不提出這種口號，也是重要的因素。不過，更值得重視的還是思想問題，中國文化傳統和國民黨三民主義思想的深遠影響，及其對於毛匪思想的抗擊，才是迫使毛匪高唱對國民黨繼續鬥爭的主要原因。其實，有關這一問題，蔣總統早就指出：大陸上的反共反毛鬥爭，是國民革命戡亂戰爭的延長和繼續，這一真知遠見，現在也被事實證明為客觀真理了。

蔣總統嘉言錄

一、今天的反共鬥爭，乃是一場人性的、思想的、政治的、國際性的鬥爭，但我們對奸匪毛賊的戰鬥，乃是為救國家、救民族，解救大陸同胞，並進而為解救亞洲共產災禍而戰的戰鬥。

二、亞洲的安定，是世界和平的柱石，中國的復興，是亞洲安定的基礎。